



圖二 剔犀六角形漆捧盒



圖一 銀胎剔犀漆杯



圖五 剔紅人物故事紋正圓漆盒



圖三 剔紅人物故事紋正圓漆盤

圈足，為銀胎。外壁髹漆深厚，刻為黑面朱線。漆光瑩潤，刀鋒內斂，漆線迂回流轉，人手摩挲，歷經年歲，愈見圓滑透明似犀角杯，為中國元代南方剔犀風格（圖一）。剔犀六角形漆捧盒，高底，高蓋，矮圈足，外壁髹漆深厚，刻為黑面朱線。造型規矩，子口嚴密，刀鋒圓滑內斂，打磨瑩潤可愛，為中國明前期南方剔犀風格（圖二）。七件剔紅漆器水準甚有高下。剔紅人物故事紋正圓漆盤，盤心刻庭院內植山石芭蕉，屏風壁立，屏風前，官員設案升帳；案下，一人下跪招供；一旁，兩人站立議論；正反面口緣刻茶花葉紋，盤底髹黑。髹漆不厚，刻工簡練而畫意甚佳，磨工尤其精到，漆面潤光內含，為元末明初中國南方嘉興西塘剔紅漆器作風（圖三）。剔紅嬰戲圖六瓣花形漆盒，高底，高蓋，外壁髹紅漆，盒裏髹黑漆。盒頂以方回紋圍起六瓣梅花形開光，開光內刻山石樹木下童子嬉戲，盒壁刻牡丹、桃花花葉紋與佛手等，髹漆轉厚，畫意、雕工、磨工均佳，形象圓潤可愛，為明中期至清前

# 韓國古都舍收藏的中國古代漆器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一日，筆者應韓國古都舍法人金碧煥先生邀請前往韓國，對古都舍收藏的中國古代漆器進行目測與鑒定。古都舍坐落在首爾最繁華的古玩街「仁寺洞」，相當於北京「琉璃廠」，金碧煥先生則是韓國著名的古傢俱、古漆器收藏家。此行古都舍，筆者仔細摩挲和親眼目測了六十四件中國古代漆器，收穫頗豐。歸國以後，金碧煥先生又陸續寄來其他中國古代漆器藏品照片希望筆者作出大致的評價。由此可見，金碧

煥先生收藏的中國古代漆器不下百件。

古都舍收藏的中國古代漆器，時代從戰國直到明清，胎有木胎、夾紵胎、皮胎、銀胎、脫胎，木胎有砍挖，有車旋，有板合，有屈木，裝飾工藝從最簡易的「質色」——只髹一種顏色的漆，到戰國秦漢的針劃、描漆和金銀平文，到漢魏的銀扣與銀參鏤帶，到宋元的剔紅、剔犀、嵌螺鈿，再到明清的雕填、識文描金、識文描漆、黑理鈎描金、描金加彩漆等等，

還有犀皮、錦塑、淺刻、填漆加戩彩、填漆加螺鈿、填漆加描金、填漆戩金間攢犀等工藝品種。總體看來，藏品時代跨度大，工藝品類全而且大部分是上乘作品，許多作品可以與韓國北村美術館、韓國亞洲漆研究所藏中國古代漆器匹敵。評價必須以目測為準，所以，本文僅就此行韓國親眼所見六十四件古都舍藏品加以總體評價，不當之處，請大方之家教正。

古都舍所藏三件剔犀漆器都很精彩。一隻剔犀漆杯，正圓，高身，有



張燕



圖八 琉球螺鈿漆器



圖八 琉球螺鈿漆器局部



圖六 嵌螺鈿樓閣人物紋八方黑漆盤



圖七 嵌螺鈿房廊人物紋長方委角漆炕几

期中國南方剔紅漆器風格（圖四）。剔紅人物故事紋正圓漆盒，高底，高蓋，外壁厚髹紅漆，盒頂開光內浮雕樹石人物，盒壁浮雕纏枝蓮紋與卷草。全盒構圖繁滿，畫面層次豐富，雕刻極為工致，磨工亦屬精到，漆面潤光內含，推為清中期中國南方揚州剔紅精品（圖五）。

嵌螺鈿漆器藏品共計十四件。嵌螺鈿樓閣人物紋八方黑漆盤，侈口，以三圍螺線圍起盤心，盤心內用夜光螺細嵌樓閣人物，人物衣衫用碎螺鈿拼嵌出不同花紋，欄板花紋各各不同，水紋、雲紋圓轉，直線、曲線無不中規中矩，盤邊用夜光螺細嵌四瓣套錦。風格雋雅文綺，十分精工難能，分析為元末明初製品（圖六）。

嵌螺鈿房廊人物紋長方委角漆炕几氣度沉厚，不同凡響：几下設四卷足，高束腰鏤空為劍環形壺門，通體以夜光螺為主要材料嵌貼圖案：几面以螺鈿錦紋圍起長方委角開光，開光內細嵌樹石房廊人物；高束腰嵌螺鈿錦紋；牙板用錦紋圍起菱形開光，開光內嵌茨菰浮萍水草；造型莊重兼得圓



圖四 剔紅雙戲圖六瓣花形漆盒

婉，線腳工整，構圖繁滿，錦紋工整而又變化豐富，為清中期嵌螺鈿傢俱的傑作（圖七）。古都會又將琉球漆工的製品夾雜其中，請筆者評判。就筆者目擊的美、日、韓等國所藏中國螺鈿漆器而言，筆者以為，境外所藏的中國宋元螺鈿漆器，花卉細入毫芒，人物衣衫常常嵌出衣紋再嵌細碎的衣花，山石常常嵌出皺紋再加拼嵌，妙不可言，堪稱佳絕！明末清初，中國薄螺鈿漆器雖有江千里等領軍，仿製太多而流於行濫，清中期又一振，終不及宋元螺鈿漆器的精工了。而琉球螺鈿漆器於中國明末清初進入盛期。筆者曾得友人黃麗淑贈浦添市美術館編《館藏琉球漆芸》、德川義宣《琉球的螺鈿》，加上筆者目擊日、韓所藏琉球螺鈿漆器，由此琢磨琉球螺鈿漆器與中國薄螺鈿漆器技法的差異，稍有心得，望就教于方家：一、琉球螺鈿漆器往往構圖繁滿甚至密不透風，章法又往往推敲不足而見鬆散，乍看驚其細緻，細看終不及中國宋元螺鈿漆器做工處處到位。二、中國宋元螺鈿漆器拼衣花的方法

在琉球流傳，但是，琉球螺鈿漆器的衣花並不像宋元螺鈿漆器上的衣花一朵一朵都是手弓鏤出輪廓，而是用「打撥」法製成——把螺鈿片按壓在塗過膠水的漆坯上，用鑿刀在螺片上敲擊，使之裂開成碎片，用刀撥攏，此法在日、韓甚為流行而為中國古器不取。三、琉球漆器上的螺鈿圖像往往呈較碎的拼接，表現在屋頂、樹幹、人物內部未按結構的碎塊拼接，並且用「割貝」法——切割出筆直的螺鈿絲，按壓在塗過膠水漆坯的山石、樹木輪廓內，一邊用刀切割一邊排列填滿，此法在日、韓甚為流行而為中國古器少見。四、琉球漆器並不都像中國螺鈿漆器嵌出一片片葉子以後開紋，而是有嵌葉片有以螺鈿線條嵌葉片輪廓經脈。五、琉球螺鈿漆器的卷草不像中國螺鈿漆器的卷草葉片分明，而是根根彎曲並且緊攏，像捲曲的鳥羽。所以，儘管十七、十八世紀琉球螺鈿漆器與明末清初中國薄螺鈿漆器都用海貝製作並根據畫面顏色區分使用不同顏色的薄貝，都用點植技法粘貼貝片和金片並蒔播貝粉，都將

光潤，描繪細膩工整，風格雍容華貴（圖九）。雕填加描金十六瓣花形漆捧盒，高底，高蓋，外壁髹紅漆。盒頂開光內刻花鳥山石，盒壁刻菊花卷草紋，填以彩漆，乾後磨平推光，再描金為細紋；上、下口緣描金為回紋錦。器形一樣地雍容規矩，而盒頂圖畫更為雋雅，盒壁卷草紋纏卷流暢，裝飾細膩繁富，描金細入微芒（圖十）。這兩件雕填漆器，都呈現出清康熙、乾之治時製器的風格。雕填戲金間攢犀正圓漆盤，侈口，寬邊，淺圈足。黑漆面上刻陷花朵以後填紅漆，磨平推光以後，細鈎紅漆邊沿為花，細鈎黑漆地成葉，細鈎脈理再戲金，空隙間用鑽鑿出密集的珠形凹眼，凹眼內戲金。此法為《髹飾錄》所記「鑽斑」而成的「攢犀」。全盤工藝繁複，成品雋雅工致，精美絕倫。雕填戲金間攢犀的漆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四件，英國倫敦維多利亞伯特博物館藏明永樂款雕填戲金間攢犀龍鳳紋漆箱一件，英國所藏為皇家製器風格，此件為南方製器風格。此盤堪為明前期雕填戲金間攢犀漆器中難得



圖九 雕填加戲彩海棠花形漆捧盒



圖十 雕填加描金十六瓣花形漆捧盒



圖十一 雕填戲金間攢犀正圓漆盤



圖十二 脫胎蓮瓣形黑漆盤

貝片和金片磨顯出漆面並加以毛雕，並且都有了「襯色鈿嵌」即在螺片背面貼金箔或襯色的工藝，山水人物等故事題材也相同，筆者仍將古都舍所藏的部分螺鈿漆器定為琉球漆工所製。如嵌螺鈿房廊人物紋長方委角黑漆炕几，造型酷似前件清中期炕几，而從人物故事紋的密不透風和山石、樹葉等的拼嵌、排嵌法分析，當為琉球漆工所製（圖八）。

中國明清雕填漆器傳世甚多，古都舍所藏明清雕填漆器多達十餘件，有雕填以後清鈎的，有雕填以後描金的，有雕填以後戲金的，有雕填以後戲彩的，而以雕填加戲彩漆盒、雕填加描金漆盒各一件、雕填戲金間攢犀漆盒一件藝術水準為高。雕填加戲彩海棠花形漆捧盒，高底，高蓋，外壁髹紅漆。盒頂、盒壁海棠形開光內刻夔鳳紋，盒壁開光中心加刻壽字紋，上、下口緣刻菊花卷草，填黃漆和黑漆，乾後磨平推光，再刻細紋並且戲入彩漆；開光外以黃漆細繪卍字回紋錦、四方十二瓣錦和菱紋錦等各種變化的錦紋。器形雍容規矩，漆面醇厚

一見之精品（圖十一）。

中國漢代漆器銘文中有「紱紵」（註一）一詞，指以漆糊麻布於薄木胎；南朝糊數重麻布於泥模之上，脫空製成佛像；元代稱這一工藝為「搏換」、「搏丸」、「脫活」（見〔元〕虞集《劉正奉塑記》、〔明〕宋濂等《元史·劉元傳》）；清代蘇州、福州等地漆工，以漆糊麻布為器皿胎骨，時稱「脫胎」並流傳至於全國。古都舍所藏脫胎蓮瓣形黑漆盤，直徑達六十二公分，器形之大、胎質之輕、蓮瓣與線腳之工整，均令人歎為佳絕！盤反面漆皮脫落處可見脫胎所用的麻布和麻布上的灰白色漆灰，可知漆灰內摻入了石灰。蓮瓣形漆器流行於宋代和清代中期的中國南方。宋代蓮瓣形漆盤、漆奩等，用生漆灰打底和做灰；清代蓮瓣形漆盤、漆盒胎質愈輕，做工愈細，打底和做灰的材料已不限於深色的生漆灰，又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蘇州漆工製乾隆款脫胎菊瓣形朱髹漆盒可為旁證，推斷此盤為清中期中國南方蘇州漆工製品，當無大錯（圖十二）。



圖十六 銀參鏤帶小漆盒

製，往往難有手工雕刻的靈活機趣，因此，錦塑不為人所重。而古都舍藏錦塑松鼠葡萄紋圓漆盤，松鼠憨頑，藤蔓纏繞，山石極有畫意，葡萄葉翻卷自然，為清代福州漆工的傑作（圖十五）。

古都舍出示黑漆蒸餅形小漆盒一件，盒外壁滿貼銀鏤鳳鳥翔雲海水紋樣。此種工藝不同于唐代文質齊平的「金銀平脫」，而極類曹魏流行的「銀參鏤帶」。「銀參鏤帶」，指漆器上貼以鏤花銀片，口緣或腰、底以銀片扣邊，是「金銀平脫」工藝的先端，流行於中國曹魏，曹魏時，「御物有純銀參鏤帶漆畫案」等漆器（註二）。「銀參鏤帶」五代以後不再流行，實物在中國國內見所未見。同墓出土銀扣漆碗一對，花瓣形，侈口，有圈足，碗壁低矮，碗形瘦削，為宋代碗具流行式樣，頗類宋代建窯、吉州窯黑瓷碗；以銀扣邊，又類宋代定窯瓷盤做法。由此推斷，此件銀參鏤帶小漆盒是宋代作品（圖十六）。銀扣與銀參鏤帶的工藝見存于宋代，這令筆者十分欣喜。

註釋

1. 紵紵：紵，為工匠對「夾」字的誤寫；「紵」，指苧麻或苧麻織成的布；「夾紵」，指數層麻布夾於漆灰之間。馬王堆漢墓出土竹簡記布胎漆器為「漆布」、「髹布」、「布髹」，西漢中晚期稱「紵器」（《鹽鐵論·散不足篇》），東漢將麻布夾貼於木胎之上的漆器稱「夾紵」，見東漢平壤出土漆器銘文。
2. 《演繁露》卷九引《魏武上雜物疏》，〔宋〕程大昌《演繁露》，見《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印版，第852冊。

作者為南京東南大學教授

古都舍收藏的清中期描金加彩漆正圓漆盤，盒底描金為「乾隆年製」楷書款印；清中期黑理鈎描金方盒，盒底鈐一方「乾隆年製」黃漆楷書印，也是上品。本文限於篇幅，不再贅述。

筆者不明白中國的古漆器怎麼會更多地見存在日本與韓國？不明白現代出土的揚州戰國墓葬夾紵胎褐漆地針劃圓漆盤、揚州漢代墓葬金銀平文殘漆奩等，又是通過怎樣的通道跨海越洋、到了韓國與日本的？



圖十三 犀皮圓漆盒



圖十四 淺刻皮胎圓漆盒



圖十五 錦塑松鼠葡萄紋圓漆盤

古都舍藏品一些出自宮掖，一些則不過是百姓日用，就在這百姓日用漆器之中，不乏清新可喜之作。一隻犀皮小圓漆盒，高底，高蓋，無圈足。先以黑漆起花，花上髹朱礫色漆，以朱砂色漆填平為面，乾後，磨出松鱗狀的斑紋，揩光，系從犀皮原法「黑面、紅中、黃底」（見《髹飾錄》揚明注）脫出。器形珠圓玉潤，漆色豔雅內斂，漆光瑩潤可愛，花紋

恍若天成，頗堪入手把玩，酷似康熙朝缸豆紅瓷器，為中國明清器皿流行造型與製器風格（圖十三）。一隻淺刻皮胎圓漆盒，直壁，平底，平蓋，通體髹紫黑色漆，蓋頂開光內淺刻鳳鳥紋，蓋壁亦刻有細紋。中國的皮胎漆器以貴州大方所製最佳，大方皮胎漆器又以清後期聲名最響而于現代逐漸隱沒。此器盒形規矩，縫口密合，漆光瑩潤，圖案樸素，當為清後期中

國貴州大方漆工製品（圖十四）。錦塑是一種低檔漆器品種，《髹飾錄》揚明注為「漆凍模脫者」，其法是做成漆胎以後，將漆凍按入雕刻成型的陰模，快刀薄切成片，反扣並粘貼於漆胎，脫印出浮雕畫面並錦紋，此法為中國清代福州漆工和琉球（今沖繩）漆工所擅，福州漆工稱「錦塑」、「錦料堆花」，琉球漆工稱「堆錦」。因係翻模，可以批量複